清史稿/卷4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二百八十五　孝義二

清史稿
列傳二百八十六　孝義三
作者：金兆蕃　陳能怡

列傳二百八十七　遺逸一

岳薦張廒黃學硃吳伯宗錢天潤蕭良昌李九

張某程含光陳福譙衿黃成富李長茂任天篤

趙一桂黃調鼎楊藝咸默李晉福胡端友硃永慶王某

張瑛郭氏僕胡穆孟苑亮楊越子賓吳鴻錫

韓瑜程增李應卜塞勒王聯黎侗李秉道趙瓏

蔣堅李林孫高大鎬許所望邢清源王元鳳瑞

方元衡 葉成忠 楊斯盛 武訓呂聯珠

岳薦，江南山陽人。明末為諸生。事父母謹，居喪哭踴，氣息僅屬，乃病羸終其身。庶弟甫生而其母暴疾死，薦亦生女，乃令妻棄女而乳其弟。弟病瘍，日夜啼，夫婦迭拊之，遂俱生瘍，血淋漓被體，不以為苦。

張廒，陝西盩厔人。順治初，山賊破其堡，殺廒兄廠，並掠廠子去。廒愍廠死且無後，負其子入山易廠子歸。方謀贖子，山賊引去，其子幼不能從，遂殺之。廒復生子，與廠子並成立。

黃學硃，福建甌寧人。諸生。順治間，縣有土寇，執學硃及其弟。度不能兩全，乃紿賊曰：「家有薄產，釋弟歸鬻產，以其值贖我，何如？」賊疑，欲遣學硃，學硃曰：「我秀才，質重於弟。」賊遂釋弟歸。實無產，贖不至，學硃遂被戕。

吳伯宗，山西稷山人。早喪父母，二弟幼，與相依。居數年，先後皆失之。伯宗求弟遍遠近，久之，得季弟京師，為高氏僕。高氏遇之厚，曰：「吾為子善撫，子求得仲弟，與之俱歸。」又久之，伯宗得仲弟消息，在寧古塔，乃躬往踪蹟之。仲弟屬將軍部，投牒訟焉。庭質，辭未畢，伯宗忽躍起，主者怒，撲之，血被面。伯宗徐曰：「民非敢與抗，適見略吾弟者，奴吾弟者，皆法所不宥，顧美衣帽，平立官側。民兄弟良家子，為奸人誘掠，萬里投命，官不明其冤，乃視若罪囚，使跪而聽命，民是以不服。」主者悟，白將軍，歸其仲弟。時正冬，兄弟相扶行冰雪中，至京師，與季弟同歸。

錢天潤，江蘇宜興人。少孤，為人傭耕，得錢必奉母。母死，以奉其兄。有女弟嫁而寡，甥二，方幼，天潤往視之。女弟泣言：「夫死子幼，不知所以為計。」天潤問其意，女弟言：「原守節，第苦貧。」天潤曰：「妹無憂！吾助汝。」遂為女弟耕以給食。三年，女弟死，撫二甥，畢姻娶。

蕭良昌，湖南邵陽人。家貧，貿漆，事父孝。兄弟四，良昌其少季。析居，伯、仲、叔皆有一子，伯、仲早卒，叔攜其子出遊，良昌召伯、仲子與同居，率之貿荊、襄間。家漸起，始娶婦。歲除，具酒奉父，父語良昌曰：「兒能撫存孤侄甚善，顧安得汝叔兄父子復還耶？」良昌跪白父曰；「兒欲行求久矣。」明歲遂行。時傳叔兄在雲南，良昌行六閱月，貲且盡，途窮哭泣，目盡腫。晨行至一村，遇曉汲者，則叔兄子也，乃與見叔兄，偕歸，父乃大慰。年八十餘，乃為諸子析居，厚兄子而薄其子，其子亦受之無間言。

李九，江蘇贛榆人。家青口，兄七，與其鄰爭地而訟，知縣吳　元納鄰賕，逮七，下典史費長春加楚毒焉，七自經死，九誓雪兄枉，訴州不得直，訴監司，獄下州，仍不得直。走京師，訴都察院，命下江蘇巡撫。　元、長春賂承審官，責九健訟，加非刑，而令九所親關說，啗以重利，九不應。九憤且楚，發病，　元等賄醫將毒九。會按察使陳

繼昌至，親鞫，九得直。獄成，黜　元，戍長春，誅縣役二。九歎曰：「兄枉雪，死無憾！」歸未至，卒。青口士民具鼓樂迎其喪。

張某，甘肅通渭人。兄弟皆貧，為木工，相友愛。將析產，兄曰：「均之。」弟曰：「弟子一，而兄之子五，如兄言，弟子則富矣！諸侄獨非父母孫乎？當視人為分。」兄曰：「不可，父母先有子，未嘗有孫。」議不決，乃析為三，兄二而弟一。兄弟皆逾八十，常言：「誰先死，必呼與俱去。」兄卒，弟慟幾絕，不食七日，亦卒。

程含光，安徽休寧人。出遊，得貲以養親。嘗偕弟自六安歸，策蹇經翁嶺。日暮風起，虎突出，攫弟去。含光驚墜地，持短鞭力追，左手據虎頸，右以鞭捶虎，大呼震山谷。虎舍弟嵎吼，含光負弟疾趨投嶺下旅舍。弟息僅屬，灌以湯，徐甦，肩創十餘，血淋漓。人言虎牙毒，血不盡且死，含光吮之，血盡出，乃瘥。其後含光卒，弟每言遇虎事，解衣示人，輒流涕不已。

陳福，福建永春人。居西溪，同居十二世，家範簡肅。世以一人督家事，子孫率教醇樸，未有訟者。

譙衿，湖南沅江人。同居七世，有家訓二十條，喪祭無失禮。

黃成富，福建連江人。同居六世，子弟各執其業。方田作，諸婦饁，以一婦守家，視臥兒於筐，飢則哺，不問何人子。懸衣於桁，共衣之，垢則澣，不問何人衣。雍睦無間言。

李長茂，福建海澄人。同居四世，建祠，置祭田，立義學，著家規、法戒各十條示子孫。子五福，順治六年進士，官刑部侍郎，兄弟八人皆友愛。

任天篤，河南偃師人。乾隆中，巡撫何裕成言天篤九世同居，高宗賜以詩，賚錙帛，表宅里。初，天篤祖開昌生五子，欲定議不析產，觀諸子意。納金麥囷中，子士堯、士舜得以告，開昌曰：「此天賜，汝二人取之！」以「子無私蓄」對。開昌悅，乃定議不析產。宗經、傳，為家訓，教子弟毋侈，毋急利，毋入城市，毋傳述時事，務耕田讀書，惟許學醫，亦毋取酬，不則執百工業以佐家。婦初至，長者以家訓教之，不率，令暫還母家，悟，乃迎歸。平居布衣椎髻操作，毋私饋，毋飾容觀，毋適私室。年五十不執役，寡毋入廚，稍厚其衣食。女適人寡，毋再嫁。至天篤，上溯開昌祖光玉，下見玄孫瑞豐，通九世男婦百六十餘人共爨。吏問天篤何術能不析產，天篤曰：「不忍也！」人傳其語，

謂視張公藝書「忍」字義尤大而遠。

其後傅麟瑞、張璘，皆以七世同居賜詩旌獎。麟瑞，魯山諸生；璘，涇陽諸生。

趙一桂，不知其邑裡。崇禎末，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，被檄為莊烈帝、後營葬。師入關，定京師，列狀申州，略曰：「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檄，穿田妃壙，葬崇禎帝、後。四月初三日發引，初四日下窆。州庫如洗，葬日促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無策，職與義士孫繁祉等十人，斂錢三百四十千，傲夫穿壙。至初四日，羨道開通，啟壙宮門入，享殿三間，陳祭品。中設石案一，懸鐙二。旁列錦綺繒幣五色，俱生存所用器物奩具，皆貯以硃紅木笥。左傍石床一，床上氍毹衾枕。又啟中羨門，內大殿九間，中為石床，置田妃棺槨。帝、後梓宮至，停席棚，陳羊豕、金銀紙錁、祭品。率眾伏謁，哭，盡哀。職躬督夫役移田妃柩於右，奉週皇后梓宮於左，乃安先帝梓宮居中。先帝有棺無槨，移田妃槨用之。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，職手燃萬年鐙，度不滅。久之，事畢，掩中羨，閉外羨門，复土與地平。初六日，又率諸人祭　　奠號哭，呼集居民百餘人，畚土起塚，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。幸本朝定鼎，為先帝建陵殿三間，繚以周垣，使故主陵寢，不侵樵牧，雖三代開國，無以加之。一時斂錢者：繁祉，諸生劉汝樸、白紳、徐魁、李某、鄧科、趙永健、劉應元、楊道、王政行，皆州民。」康熙中，嘉興譚吉璁至昌平，得故吏牘，採入所為肅松錄，邵長蘅又為之文，謂是時李自成據京師，禮部主事改禮政府屬，蓋一桂不知自成所改官制，而政行有子乞韓菼表墓，亦書其事。

黃調鼎

黃調鼎，字鹽梅，河南洛陽人。諸生。其女兄，明福王由崧妃也。早卒，葬洛陽。福王稱帝南京，追爵妃父奇瑞洛中伯，以其長子九鼎襲，亦官調鼎。福王選立後、妃，巡撫山陰祁彪佳之女與焉，命以彪佳少女妻調鼎。南都破，九鼎降，馬士英挾福王母鄒太后至浙江。兵敗，太后匿山陰民家，調鼎走依祁氏，與相聞。福王死京師，求得其柩，載歸洛陽，葬故妃園。迎鄒太后奉養，至卒，葬福恭王園。調鼎棄諸生，不出。

楊藝，字碩父，廣西臨桂人，大學士瞿式耜客也。闊略無所忌諱，同幕者稱為痴藝，因以自號。已，終不合去。孔有德徇廣西，破桂林，執式耜及總督張同敞，不　　屈死，藝衰絰懸紙錢滿衣，號哭營、市間，請斂式耜，有德聞而義焉，遂許之，令並斂同敞。有姚端者，式耜門人。藝與謀，斂式耜及同敞，淺葬風洞山麓，築室於旁，守墓不去。時明給事中金堡去為僧，將上書有德乞斂式耜等，知藝先之，乃罷。以書稿寄式耜子，

頗流傳人間，而罕知藝者。堡紀其事甚詳，且曰：「以吾書掩藝，吾為竊名，瞿氏子為負德。」

咸默，字大咸，江南山陽人。明諸生，侍郎左懋第客也。福王遣懋第等詣京師，默與司務陳用極，副將艾大選，游擊王一斌，都司張良佐、王廷佐，守備劉統從。使事畢，留勿遣。大選從令薙發，懋第怒笞之，自殺。南京破，懋第與用極、一斌、良佐、廷佐、統，皆以不屈死。默送懋第喪歸葬萊陽，又送用極喪歸葬崑山，一斌等為淺葬京師郊外。默託堪輿術遊四方，嘗作哭萊陽詩以吊懋第，淒楚，人不忍讀。

李晉福，直隸景州人。事諸生趙遵譜為僮。師入塞，略地至州，遵譜方出遊，騎　　而行，晉福從，倉卒被掠去，家人不知也。越數日，晉福潛還，告家人，即復從遵譜出塞。遵譜馬為人奪，與晉福徒跣行。久之，有騎過，則遵譜馬也。遵譜直前欲奪之，騎者抽刀斫遵譜僕，幾死。晉福負歸為裡創，僅乃得愈。遵譜憃直，晉福力戒毋負氣取禍，在兵中稍久相習。晉福弟遵譜，有勞役，必代之。後三年，得間，遣遵譜亡歸。歸一年，晉福亦逃入塞。

胡端友，湖南寧鄉人，劉光初僕也。順治初，光初妻胡遇寇，以幼子付端友，端友負而逃，寇逐之，力奔得脫。至其家，釋負，僕，久之乃蘇。胡死於寇，其子得成立。至乾隆中，丁近二千，劉氏祀端友於祏。

硃永慶，字長源，順天大興人，故明宣府巡撫之馮子也。師入關，永慶見俘，隸漢軍正黃旗，傲屋居。永慶修幹美髯，負氣節，好佛，主者賢之，將賜以婦，命視諸俘，恣所擇。武進楊兆升，仕明官給事中，起兵死。妾姚見俘，薙發矢守節。永慶夙聞之，乃自名故殉難宣府巡撫子，擇姚以請，引歸所居室。向夕，姚拜永慶乞哀，永慶曰：「吾將全夫人節，非特哀之而已。」乃誦佛至旦，凡三夕，居停覘知之，問曰：「君不近婦人，安用此贅疣？」永慶曰：「此縉紳婦，吾非欲妻之，欲完其節耳。恐機洩，故且同室，然非誦佛不可。乃為君偵得，幸終為吾諱。」居停感焉，乃治別室以居姚。久之，事聞於主者，主者益賢之，令姚寄書其家，以其母若弟來，予貲遣之還。

王某，江南如皋人，隸也。順治初，縣人許德溥坐不薙發死，妻當流，王欲脫之，思不得其策，夜不寐，其妻怪問之，語以故。其妻曰：「此義舉也！然非得一人代不可。」王曰：

「安所得代者？」其妻曰：「吾當成子義舉，原代行。」王伏地叩頭謝。乃匿德溥妻，而以其妻行，行數千里，至流所。縣人義之，斂金贖歸，夫婦終老於家。

張瑛，字玉採，山西汾陽人，居西官村。順治六年，姜瓖亂，眾劫東官村趙氏，盡殺其人。獨一子亡歸瑛，瑛納之，眾索焉，瑛不與。瓖亂定，瑛助趙氏子訟於官，誅劫者。當亂急，村人將走避，瑛曰：「賊未至先走，能保必全乎？孰若為守計！」眾曰：「如無砦堡何！」瑛曰：「砦堡誠不可猝為，環村而溝焉，其可。」遂為溝，務深廣。瑛家有樓，貯村人財物其中。既而賊大至，逾溝，村人退保樓。瑛見賊渠據胡床坐而指揮，發石中之，立斃。餘賊怒攻樓，取薪將焚，眾汲井以救。持數日，乃稍稍去。瑛率眾出擊之，賊奔潰，村以得全。瑛家饒，歲終，必出粟週鄰里。康熙三十六年，飢，縣民鬻田，貶其值，瑛輒收之，得田且千畝。明年大穰，瑛榜諸村曰：「原贖者聽。」不十日盡贖去。瑛卒，年九十有一。

郭氏僕，失姓名，山西閻喜郭景汾家僕也。姜瓖反，縣人章惇為亂，殺景汾祖及父。景汾方三歲，僕負之走，得免。瓖敗，惇降，得官。景汾讀書成進士，上僕義，被旌。景汾圖復仇，顧惇已遇赦，知縣邵伯麟為之解，令惇謁景汾祖、父墓，且詣景汾謝。居無何，景汾擊殺

惇，斷其首祭祖、父，而身詣獄。伯麟義景汾，具獄辭言惇謀反，景汾率眾擊殺之。大吏覆讞惇謀反事無有，乃坐景汾擅殺，伯麟意出入人罪，皆論死。逾年遇赦，減死，戍福建。耿精忠反，官景汾，事定，逮京師，以從逆見法。僕自閻喜走京師，為具斂。惇子訐僕不當收罪人屍，下刑部，僕言：「某負三歲主艱難萬死中，辱以義被旌。景汾雖被罪死，固某主也。主死，僕不為之收，是為無義。某原死，不敢負前旌。」獄上，聖祖哀而宥之。當精忠官景汾。亦欲官伯麟，景汾言：「是不辦一縣令，何能為？」遂不用，以是免。

胡穆孟，福建人，失其縣。順治間武舉。與連江沈廷棟同歲，相善。耿精忠反，徵穆孟，避匿廷棟家。廷棟寓書於其友，詆精忠，穆孟竊見之，慮書發且得禍，易書為隱語，邏者得書，猶以詆精忠見收。穆孟以語其妻王，王謂當自承以脫廷棟。穆孟乃詣吏，吏使與廷棟各具書，辨其跡，釋廷棟而殺穆孟。穆孟死，王詣市，綴穆孟首，具衣冠為斂，囑子於其叔，且及廷棟，遂縊於屍側，市人皆感泣。師克福建，卹穆孟，廕其子焉。

苑亮，江南亳州人。事州人韓斌為僕。斌舉武科，授福建興化守備。耿精忠反，脅授副

將，浙江總督李之芳討焉。移江南，錄斌子世晉。亮從之行，之芳授以札，使招斌。亮度精忠兵所置堠，為邏者所執。問誰何，亮自陳，言斌家被籍，南來投斌。主者監亮見斌，而不許交語。亮偽遺履，斌發視，得之芳札，乃單騎詣之芳降。亮陷賊中，被刑訊，終不言齎札事，遂死。之芳作傳表之。

楊越，初名春華，字友聲，浙江山陰人。所居曰安城，因以為號。為諸生，慷慨尚俠。康熙初，越友有與張煌言交通者，事發，辭連越，減死，流寧古塔。例僉妻，與其妻範偕行，留老母及二子家居。寧古塔地初闢，嚴寒，民樸魯。越至，伐木構室，壘土石為炕，出餘物易菽粟。民與習，乃教之讀書，明禮教，崇退讓，躬養老撫孤。贖入官為奴者，蕭山李兼汝、蘇州書賈硃方初及黔沐氏之裔忠顯、忠禎皆廩焉。又贖明大學士硃大典孫婦，河南李天然希聲夫婦。凡貧不能舉火及婚喪，倡出貲以周，民相助恐後。吝，則嗤之，曰：「何以見楊馬法？」馬法猶言長老，以敬越也。母終於家，年餘始聞喪，哀慟，杜門居三年。

子賓，出塞省越，越初戍年二十四，至是已六十八。賓還，叩閽乞赦越，事未行。子寶，復出塞省越。又二年，越卒於戍所，例不得歸葬，賓、寶請不已，又二年乃得請。迎範奉越喪以歸，民送者哭填路。賓撰柳邊紀略，述塞外事甚詳。

吳鴻錫，字允康，福建晉江人。父德佑，康熙初，客浙江，兵部郎中噶尼布奉命督造戰艦，延德佑入幕。數月德佑卒，鴻錫方七歲，噶尼布攜至京，將子之，鴻錫請呼以伯，曰：「父一而已。」噶尼布奇之，曰：「七歲兒能辨此耶？」噶尼布故廉，家漸困，鴻錫為督芻牧，私市書冊、弓矢習之。通滿、漢文，精騎射。噶尼布從兄雲麟以平台灣功授溫州參將，至京師，欲以鴻錫行，噶尼布諾之。鴻錫流涕曰：「我七歲育於公，今我壯而公老，父子幼，必俟其成立，我乃歸。」鎮國公海清，噶尼布壻也，義鴻錫俾入旗。

噶尼布卒，妻哀甚，得狂疾。子和順、和鼐、和麟。和順才七歲，鴻錫為治喪，持家政，延師教和順兄弟，稍長，為娶婦。和順年十六，有忌之者，授以護軍，將困苦之。每值宿，鴻錫佩刀以從，露坐終夜。

大學士阿蘭泰為噶尼布故交，鴻錫率和順兄弟候其門，和順試除中書。師徵噶爾丹，和順從軍，以功擢禮部主事。有召和順飲者，佐以博，鴻錫持刀迳入坐以和順歸。他日，或問鴻錫：「人可殺乎？」鴻錫曰：「殺人罪不過死，吾受撫孤託，而坐視其溺於燕朋，誠生不如死。死而諸孤知勉，則死賢於生矣。」和順自是不復與人飲。

山東飢，遣官治賑，和順與焉，鴻錫從之。武城廩未發，出私錢散米，又慮飢者驟飽且致斃，瀹萊菔飲之，全活無算。和順尋榷密雲關，鴻錫曰：「負販小民不得取其稅，額不足，可以家財補焉。」民歡趨之，額亦足。

和鼐習舉業，鴻錫督之，慮其怠，穴幾貫鐵索自系守之，和鼐驚謝，讀益力，以副榜貢生得官。

和麟年十六，鴻錫偕詣永定河效力，水大至，巡撫於成龍夜行堤上，見有向河拜且泣者，問之，鴻錫也，解衣旌之。工竟，和麟議敘筆帖式，擢刑部郎中。

鴻錫不得歸，募工寫父母遺像，檢父遺衣冠招魂葬之。年五十八，卒。和順兄弟去縗席地，如父母喪。

韓瑜，字玉採，山東濰縣人。少孤，事母孝。母歿，哭泣三年。既除喪，祭墓未嘗不哀，年八十如故。冠時母有衣一襲，★M8篋中，賓祭則服之，衣敝不棄。將卒，命以斂，猶舉孟郊詩曰：「此慈母手中線也。」事兄謹，兄弟皆八十，無改常度。產不過中人，好施予，多蓄書，遇寒士則遺之。族黨長不能婚娶，喪不能葬，必佽以貲。族子貧，贈以秫十石，使居賈。得贏，倍以償，不受。康熙四十三年，飢，民鬻子女，罄所蓄，得九人，不立券。歲豐，悉遣還之。卒時八十有六。

程增，字維高，江南歙縣人。父朝聘，自歙移家安東。歸省墓，病作。增冒風渡江，六日夜行千五百里，至則朝聘已歿。母唐病復作，急還，又已歿，乃絕意仕進。安東地卑，母柩在堂，水大至，增與一僕力升柩木案上。既葬，复移家山陽為賈，而使二弟就學。父母之黨死而無歸者畢葬焉，餘皆定其居，使有恆業。析田立塾，以養以教。友有急難，以千金脫之，後更相背，窮復來自解，待之如初。康熙初，河、淮溢，增出家財修邗溝兩岸堤十里，河道總督張鵬翮以聞。康熙四十四年，聖祖巡視芒稻河，召增入見，書「旌勞」二字以賜。兩江總督於成龍好微行，奸人因造言傾怨家，獄或失入。增謁成龍，力言其弊，指事為徵，成龍曰：「微子言，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！」久之，卒。

李應卜，河南郟縣人。早失父母，叔丕基遺側室，事如母，壽百歲終。侄緯，孤，飲食教誨之。病作，必數視之，曰：「我夜不能起，然終宵未成寢也！」弟應會亡，病甚，一夕鬚　　髮皆白　　。侄緝幼，食必呼共案，出必視而行，返必問在何所。施及於鄉

人，有典其田而遠遊者，以子託焉，久之，為娶婦，且復其田。有喪其妻者，為之复娶，予田，俾資以生。有貧欲遠徙者，予之粟，留勿徙。有傭於其肆，負金，病且死者，為之囑其逋，厚給其妻子。有持金入其肆市粟者，視金有官封，與粟，遣之去。持金詣縣庭，知縣方以庫失金笞吏，應卜以金上，具言始末，事乃白。乾隆二年，縣舉應卜行事上大吏，請旌表其門曰「義士」。

塞勒，滿洲人。官苑副。與惠色友，塞勒老無子，時引以為戚。惠色曰：「我已有二子，今婦又有身，男也，為君子。」已而得男，命曰奇豐額。既免乳，以畀塞勒，塞勒與其妻撫以為子。年十六，將應童子試，當具三代，塞勒曰：「吾寧無子，不可改祖宗，欺君父！」乃攜奇豐額還惠色。奇豐額初不自知惠色子，塞勒語以故，駛馬去。奇豐額遂還為惠色子，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遷江蘇布政使。塞勒及其妻相繼卒。五十七年，奇豐額擢江蘇巡撫，入覲，涕泣陳本末，請以本身封典貤封塞勒，並以第三子廣麟為塞勒後。上命具疏，下部議，皆不許，上特允之。

奇豐額，黃氏，先世朝鮮人，隸內務府滿洲正白旗。坐事罷官，終內務府主事。

王聯，字鷺亭，江蘇泰州人。諸生。應乾隆四十五年江南鄉試，聯與友沈某偕。沈病於喉，欲歸，聯不入試，送之還。至龍潭，沈病益劇，聯伴之寢，病者口腐，穢觸鼻，不問。輿行慮其顛，徒步翼以行。沈遽死，輿者欲散，聯以義感之，乃得至丹徒，殯於僧寺，以其柩歸。論者謂新唐書以張道源送友屍歸里，列諸忠義傳，聯亦其亞也。

黎侗，安南人，故安南國王黎維祁之族也。乾隆間，廣南阮光平破安南，侗護維祁叩關乞援，上遣孫士毅率師送歸國。既，復為光平襲破，維祁出走，侗齎上所賜國王印走，間道入關，與段旺等二十九人俱。上命薙發，分置江、浙諸地，獨侗與李秉道等四人不肯從。其一為黎駟，亦維祁族，其一失姓名，四人者堅請得出關為維祁復仇。上已受光平降，不欲更為黎氏出兵。謂侗等忠於黎氏，不以盛衰為去就，諭福康安平心詢問。士毅尋奏：「侗假託忠義，意圖構釁。」上命侗等從維祁至京師，令軍機大臣傳詢。侗等力請還黎氏故土，誓以死殉。上曰：「侗等仍還安南，或為光平所戮，朕心所不忍。」命暫系刑部獄。維祁卒，葬京師郊外。

仁宗即位，命釋四人者，使居外火器營。嘉慶八年，農耐阮福映並安南，使上表乞封，侗子光倬在行，侗與秉道至涿州迓焉。仁宗責其私出，下刑部。侗等初自承出謁維祁墓，既乃具言原得歸國，並以維祁喪還葬。上許之，賚以銀，並諸黎氏舊臣入漢軍置內地者

悉遣還。

趙瓏，字雨亭，安徽桐城人。倜儻重然諾。有葉暘者，與有連，官大名同知，瓏往客焉。甫踰月，暘坐事戍伊犁，僮僕皆散走，暘父母老且病，日夜泣，瓏請與俱行。既至，將軍愛暘才，置幕中，瓏乃辭歸。暘泣，瓏曰：「勿爾！吾且再來。」歸一年，暘母卒，瓏復往。比出關，聞暘從將軍移駐塔爾巴哈台，改途赴之。將軍聞，賢瓏，稱曰「義士」，以此趙義士名著關外。

有葉椿者，暘同族也，亦戍伊犁。瓏再出關，椿母附寄子書致金。瓏既改赴塔爾巴哈台，未至伊犁。歸道呼圖壁，遇巡檢陳栻，亦皖人也，因跡椿，則死久矣。瓏曰：「椿母日夜望子歸，乃今死，當奈何？且以金附我者，為我能致之也，義不忍空返其金，令椿骨不還。顧金少，盡吾橐中貲，猶不足，又當奈何？」貸於栻，迂道八千里，載椿柩以歸。

蔣堅，字非磷，江西鉛山人。幼即有智數。七歲，從叔入寺，廡坐縣役，值與語，謂某寺僧被殺，不得其主名。堅語其叔曰：「殺人者，堂上老僧也！」方誦經，屢顧，意乃不在經。役牽去，一訊而服。年十七，附舟經瑞洪，有少年同舟，當食必出避，堅疑而問之。少年自言貧不能償舟值，舟人將不餘食焉，故出避。堅邀與共食，資以金，其人後客死，又策返其骨及餘金。長習法家言，佐幕山西，屢雪疑獄。康熙五十二年，主澤州知州佟國瓏，臨汾民迫姦胥為變，巡撫檄國瓏往按，堅從國瓏以七騎往。至則眾保山洶洶，堅以巡撫令箭先諭眾。國瓏入縣，執胥擾民者五六，笞之流血，眾就觀，歡譟悉散。國瓏乞休，堅歸。數年，聞國瓏以屬吏虧帑逮下太原獄，責償數千金。堅往省，為國瓏徵債欒城，又至澤州，貸於州民，為國瓏輸償，獄乃解。堅嘗曰：「法所以救世，心求人之生，斯善用法矣。」著求生集。

子士銓，文苑有傳。

李林孫，河南襄城人。乾隆末，教匪起，將攻河南會城。是時布政使馬慧裕主城守，顧無兵，度無以御。有陳伯瑜者，郾縣人，嘗為河南巡撫客，先事言教匪且起，以妖言下獄。川、楚亂作，諸大吏禮為上客。友林孫，言於慧裕，使率鄉兵五百人助守。教匪至，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面水肆戰。匪易其少，就觀之，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夾擊，大破之。知縣林嵐乞其兵守盧氏，教匪渠張潮兒來攻，號十萬，嵐兵不及二千，莫敢進。嵐謝其眾曰：「公等皆林孫人，徒死無益。」指大樹曰：「我官也，死是間耳。」眾怒曰：「誰無面目者，致公為此言？今日戰，有不勝賊而生者，撞大石破腦死！」嵐拜，眾亦

拜。遂戰，賊幾殲。人或以兵家言問林孫，林孫謝不省，曰：「豪傑無他，得人心耳。」

高大鎬，湖南桃源人。父陛，臨淄知縣。嘉慶初，大鎬將僕王明省父歸，道荊門，遇教匪。大鎬從容語，使引見其渠。渠疑為官軍諜，欲殺之。大鎬自言：「我盜也！奈何殺我？」渠使與其徒角，殺三人，乃錄與其徒伍。渠令攻宜城，大鎬從行，渡溪，匿橋下得脫。遇餘寇，又殺三人，乃走宜城白吏，言寇且至，為畫城守策。大鎬在賊中久，知賊畏飛石，令盡發市衢街道民家階礎碎之，置城上。寇至，見有備乃走。吏欲敘大鎬功，大鎬辭歸桃源。王明在賊中，不與大鎬相聞，既為官兵所俘，讞非盜，釋之，亦得歸。

許所望，字叔翹，安徽懷遠人。諸生。工為詩。嘉慶七年冬，宿州民王朝明、李勝才為亂，州破。所望與其戚王冠英出粟三千石佐軍，且率其徒邱惠齡、張國綱、謝崇訓等破賊陳家集。十八年秋，林清亂起，師圍滑縣，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，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，為備。歸德盜楊七郎據引河集，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，與潁州亂民沙占魁等遙相結，觀變。克家知所望，以書招之。所望率八百人至亳州，以惠齡等十人為隊長。所望謀曰：「楊七郎猛且狡，宜以計誘之。」令國綱、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卒詣七郎，越五日誘之出，以百餘人至邱家集。七郎忽疑曰：「若為許所望來耶？」崇訓出不意斷七郎臂，眾大驚，國綱疾呼曰：「我張國綱也！」立擊殺數人、國綱與惠齡同破宿州賊，以勇聞，賊素憚之，遂大潰。所望率兵至，七郎走死，廣漢亦潰。占魁等走永城，會師克滑縣，餘賊走與合，焚會亭。所望與戰公基湖，列十火槍土埠上，令眾伏地，曰：「賊至二百步，槍發，乘煙疾進擊之。」賊潰奔，逐之數十里，亳州師乃罷。百齡在徐州，亦得河南張永祥者，以鄉兵三百助守。事定，所望辭敘功，以諸生應試如故。永祥從巡撫阮元自河南移浙江，亦罷去，人呼為張鐵槍雲。

邢清源，曹州人。入鎮標為兵數十年，老而退伍。咸豐十一年，長槍會為亂，圍曹州。時親王僧格林沁駐軍濟寧，欲乞援，無敢齎書往者，清源請行。乃裂帛為牘，置清源衣帶，清源破衣持竹杖為丐者狀，出圍達王所。王即札示發兵狀，仍置衣帶還報，兵至，城得全。王元，杭州旗營牧馬人也。粵寇陷省城，將軍瑞昌守旗營，令元持書突圍出乞援張玉良，大哭不食。玉良義之，立進兵。瑞昌夾擊，遂復省城。明年，城再陷，元已保營官，戰歿長安，附祀瑞昌祠。

鳳瑞，字桐山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乍浦駐防。粵寇來犯，與兄麟瑞戰禦。城陷，麟瑞陣歿，見忠義傳。鳳瑞改隸李鴻章軍，轉戰江、浙，屢有功，而太倉一役尤著。

初，李軍以乏餉不用命，鳳瑞力保盜魁賀國賢，國賢本鹽商，官誣殺其兄，乃為盜。鳳瑞與其兄善，責以大義，立出十萬金助餉，並率所部奮攻城，遂克太倉州。國賢後官至總兵，鳳瑞以筆帖式積功累保副都統，賞花翎。

江南平，調歸杭州，遂隱居不仕。時難民遍地，鳳瑞先於上海、青浦設廠施衣食，為謀棲宿，分遣歸里。复奉詔招集旗人歸防安插，恢復營製。建昭忠祠，立忠義墳。凡杭、乍兩營死者逾萬人，屍骨狼藉，躬督檢埋，分建兩大塚於兩地。勒碑致祭，列入祀典。又採訪姓名，匯刻浙江八旗殉難錄。

乍浦副都統錫齡阿全家同殉，其僕石某獨負其幼子出，乞食養之。鳳瑞見而言於巡撫薛煥，奏請撫卹，為賦義僕行，給貲送歸。

鳳瑞義俠，好行善，歲收租穀數百石，必盡散之窮乏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眾稱善人。卒，年八十有二，贈將軍。

鳳瑞博學，工書畫，遊跡遍天下，嘗自刊玉章，曰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」著有老子解、如如老人詩草及殉難錄等。

子四，文梁年十三，母病危，剖心以救，母愈，文梁竟卒。

方元衡，字莘田，安徽桐城人。以貢生官光祿寺署正。父病失明，晨夕調護，廁牏必躬親之，終親之身不稍怠。推產給弟，惟筆耕以奉甘旨。年五十，依母懷如嬰兒。居喪不宴笑，不居內，日所行必告於主，葬則廬墓側，歲時祭，必哀戚盡禮。俗惑於風水，常停柩久不葬，請設勸葬局，限期督葬，無後者則購地代葬之，先後逾五萬俱。復設採訪局，採訪全省節孝貞烈，歷二十年，匯請得旌者凡十餘萬人。建總祠總坊於省會，有司春秋致祭。著有續心學宗、孝經淺註。卒後，皖人上其孝義行，特贈五品卿。

葉成忠

葉成忠，字澄衷，浙江鎮海人。世為農。六歲而孤，母洪撫以長。為農家傭，苦主婦苛，去之上海，棹扁舟江上，就來舶鬻雜具。西人有遺革囊路側者，成忠守伺而還之，酬以金不受，乃為之延譽，多購其物，因漸有所蓄。西人制物以機器，凡雜具以銅鐵及他金類造者，設肆以鬻，謂之五金。成忠肆虹口，數年業大盛，乃分肆遍通商諸埠。就上海、

漢口設廠，繅絲、造火柴，貲益豐。乃置祠田，興義塾，設醫局。會朝議重學校，成忠出貲四十萬建澄衷學堂，規制宏備，生徒景從。製字課圖說、修身、輿地諸書，諸校用之，以為善本。又建懷德堂，傭於所設肆者死，育其孤，卹其嫠，困乏者歲時存問，毋俾凍餒。鄉人為之諺曰：「依澄衷，不憂窮。」凡傭於葉氏，皆為盡力。成忠屢以出貲助賑，敘勞至候選道，加二品頂戴，　　卒。命諸子人擇一業，行義竟其志，勿邀賞。

楊斯盛

楊斯盛，字錦春，江蘇川沙人。為圬者至上海，上海既通市，商於此者咸受廛焉。斯盛誠信為儕輩所重，三十後稍稍有所蓄，乃以廉值市荒土營室，不數年地貴，利倍蓰。善居積，擇人而任，各從所長，設肆以取贏，迭以助賑敘官。光緒二十八年，詔廢科舉，設學校，出貲建廣明小學、師範傳習所。越三年，又建浦東中、小學，青墩小學，凡糜金十八萬有奇。上海業土木者以萬計，眾議立公所，設義學，斯盛已病，力贊其成，事立舉。海濱潮溢，居民多死者，斯盛出三千金以賑，又集貲數万，全活甚眾。浦東路政局科渡捐急，民大譁，官至，群毀其輿。斯盛力疾往，揮眾散，捐亦罷。又出貲規築洋涇、陸家渡、六里橋南諸路，改建嚴家橋，創設上海南市醫院，諸事畢舉。建宗祠，置義田，恤故友族人，咸有恩紀。及卒，遺命散所蓄助諸不給，遺子孫者僅十一。

武訓，山東堂邑人。乞者也，初無名，以其第曰武七。七孤貧，從母乞於市，得錢必市甘旨奉母。母既喪，稍長，且傭且乞。自恨不識字，誓積貲設義學，以所得錢寄富家權子母，積三十人，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，乞如故。藍縷蔽骭，晝乞而夜織。或勸其娶，七謝之。又數年，設義塾柳林莊，築塾費錢四千餘緡，盡出所積田以資塾。塾為二級，曰蒙學，曰經學。開塾日，七先拜塾師，次遍拜諸生，具盛饌饗師，七屏立門外，俟宴罷，啜其餘。曰：「我乞者，不敢與師抗禮也！」常往來塾中，值師晝寢，默跪榻前，師覺驚起；遇學生遊戲，亦如之：師生相戒勉。於學有不謹者，七聞之，泣且勸。有司旌其勤，名之曰訓。嘗至館陶，僧了證設塾鴉莊，貲不足，出錢數百緡助其成。复積金千餘，建義塾臨清，皆以其姓名名焉。縣有嫠張陳氏，家貧，刲肉以奉姑，訓予田十畝助其養。遇孤寒，輒假以錢，終身不取，亦不以告人。光緒二十二年，歿臨清義塾廡下，年五十九。病革，聞諸生誦讀聲，猶張目而笑。縣人感其義，鐫像於石，歸田四十畝，以其從子奉祀。山東巡撫張曜、袁樹勳先後疏請旌，祀孝義祠。

呂聯珠，字星五，漢軍正黃旗人，隸盛京內務府。所居村曰瓦子峪。貧，授徒為大父及父母養，一介不妄取。應鄉試，徒步千餘裡，有富家子招與同乘，堅卻之。光緒十四年，

舉於鄉，授筆帖式，補催長，不改其狷。聯珠有從叔，其一貧，無子，請兼祧侍養。叔嚴急，事之盡禮；其一出遠遊，以廢疾歸，奉於家，喪葬婚嫁力任之。有田招佃以耕，鄰田鬻於人，佔聯珠田五尺，聯珠言於官，讓與之。田中有他氏墓，為之掃除歲祭焉。同學坐事繫獄死，為之葬。姻家有以疑獄死京師者，赴會試，為攜其骨還葬。

聯珠篤行，式於鄉人。治程、硃之學，鄉人奉其教。久之，卒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51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7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